

散文七輯

B.24

目次

序.....一——三

目次.....一——一〇

夜步抄.....一——七〇

卷上.....三一——四六

獨自地對着爐中的火.....一七

躑躅在向夜展開的額似的雪上.....一九

深夜的漫步.....二一

空洞的跑.....二三

一天.....二五

有時.....二七

送葬.....一七

雨.....一九

通七.....二一

悔.....二三

困.....二五

被困的美.....二七

天竹和臘梅.....二九

海濱小坐.....四〇

觀音橋.....三一

浴.....四三

手的消失.....三五

卷下.....四九——七〇

坐五龍亭.....四九

那柔軟的一笑.....五八

過年.....五二

小談煙.....六一

大生伯.....五四

傑克樸.....六五

紅.....五六

坐茶室的氣分.....六七

致荔枝灣的荔枝.....五七

蘭珊吟

.....七一——一六四

十三.....七三

新夏威夷.....八五

一園.....七六

A HALF DANCE.....八七

小白蛇.....七九

伏特加的糾紛.....八九

紅風車.....八二

VASH SDROVIA.....九二

黑眼睛.....	九四	秦淮風.....	一二〇
SENDING ME AWAY WITH		闌珊的一晚.....	一二四
A SMILE	九八	BABY LETS GO.....	一二八
我的一種享受.....	一〇二	一九三四的最後的夜.....	一二五
去了市中心.....	一〇六	冬至夢.....	一四二
兩個關切.....	一一一	討一個吉利.....	一四五
吳中雨.....	一一四		
微音頓首.....			一四八——一六三
一 徘徊在古樸的雨街上.....	一四八	七 慰暗的猶豫.....	一五七
二 名字的糾葛.....	一四九	八 窘.....	一五九
三 我還狂想變去看你.....	一五一	九 與龍眼俱逝.....	一六〇
四 酒的預約.....	一五三	十 從你的笑所想起的瑣碎	
五 在記憶中的一頂帽子.....	一五四	事.....	一六二
六 一個機緣的消失.....	一五六		

感覺的旅行……………一六五——二三二

故鄉行……………一六七 灣澳門……………一八三

這樣地過了這一天……………一七八

青島七日游……………一八八——二三一

一 屋的紅在樹的綠的中間……………一八八

二 第一夜……………一九一

三 赤裸的享受……………一九三

四 關於住的小紛擾……………一九六

五 觀海山四眺……………一九八

六 閑步……………二〇一

七 赴勞山……………二〇三

八 浴……………二〇六

九 在松林中……………二〇八

十 遇雨……………二二一

十一 日本風的公園……………二二三

十二 沒有中國舞女的舞場……………二二六

十三 青雲與黃沙……………二二八

十四 鷗……………二二一

十五 看來會帶些戀意走……………二二三

十六 三友扒鷄……………二二六

十七 別……………二二九

上海的點和線……………一三三——三五八

上海百景……………一三三——三二七

一 維也納煙舞……………	一三五	十三 沿吳淞路北行……………	一七〇
二 化裝跳舞第一聲……………	一三七	十四 土丹共浴與按摩……………	一七三
三 世紀末的維納斯……………	一四〇	十五 虹口小菜場……………	一七六
四 回力球的回力性……………	一四三	十六 大滬的煙與茶……………	一七九
五 電車票……………	一四六	十七 三公司……………	一八一
六 城隍廟的燈市與香市……………	一四九	十八 外白渡橋夜眺……………	一八四
七 廣東茶……………	一五二	十九 銅監杆……………	一八七
八 老新雅東鹽菜檔……………	一五四	二十 夜市……………	一九〇
九 戴鴨舌帽者的耐心……………	一五八	二十一 南京路……………	一九三
十 霞飛路……………	一六一	二十二 當場領彩……………	一九五
十一 當……………	一六四	二十三 書場……………	一九八
十二 文人的派……………	一六七	二十四 市輪游碼頭……………	二〇一

言與行

二十五 最短的街·····	三〇四	三十 生的掙扎·····	三二七
二十六 找職業·····	三〇七	三十一 報販·····	三一九
二十七 道·····	三〇九	三十二 在公園中的春宵·····	三二二
二十八 浴室·····	三一—	三十三 臘雪斯的惡魔·····	三二五
二十九 電影院是一條路·····	三一四	舞場的賜與·····	三四三
一個新英雄的登場·····	三二八	在那兒女人已不再是女人·····	三四七
英大使話別滬記者·····	三三一	二十二年的娛樂·····	三五二
女性在游泳池·····	三三四		
言與行·····	三五九—四二八		
說罵·····	三六一	希望與信仰·····	三七—
專家之形成·····	三六三	說建築·····	三七三
甜與鹹的論戰·····	三六五	說批評·····	三七五
說同情·····	三六七	崇洋與迷舊·····	三七八
說態度·····	三六九	說憐憫·····	三八〇

印象談

藝術即人生論·····	三八二	一二八紀念·····	四〇二
說得好·····	三八四	雪·····	四〇五
名與實·····	三八七	改裝·····	四〇七
要說自己要說的話·····	三九〇	質料與尺寸·····	四〇九
跳舞與文學·····	三九二	鍾長衫·····	四一一
星期瑣談·····	三九四	待聘·····	四一三
一二八·····	三九六	看眼睛·····	四一五
不真切的感情與懺悔·····	三九八	爲藝術而人生·····	四二〇
中秋談債·····	四〇〇	致阮玲玉的公開信·····	四二二
倪貽德之畫·····	四三一	伊薩杜拉邵青·····	四四三
讀蘇聯畫展·····	四三三	從另一個角度看·····	四四六
繪畫展覽會中的畫像·····	四三六	做自己所能做的事·····	四四九
潘玉良畫展出品·····	四四〇	一個感想·····	四五二

正義感之外

四七三——六二〇

讀報·····	四五四	愛的交響樂·····	四六二
第二次·····	四五六	開羅的一夜·····	四六五
死休假·····	四五九	李佩蘭的生機·····	四六八
犧牲·····	四七五	轉變後·····	四九二
愛國·····	四七六	讀論語一年·····	四九三
藝術的享受·····	四七八	費厄潑賴·····	四九五
意識模糊·····	四七九	惑·····	四九七
電影評者的意識·····	四八一	文言的重新上市·····	四九八
婚嫁是不是女子最好的職業·····	四八二	讀現代狂大號廣告·····	五〇〇
香煙與咖啡與夜·····	四八五	英雄的翻譯·····	五〇一
解悶方·····	四八七	反芻與反芻者·····	五〇三
天才論的愛好者·····	四八八	裝傻與神經過敏·····	五〇五
庸人的自擾·····	四九〇	妝奩與女學生·····	五〇六

識時務的文豪·····	五〇八	說眞方實假藥·····	五三四
說說謊·····	五〇九	定義化的文章·····	五三七
說刺激·····	五一一	邪氣好記性·····	五四〇
略論告密·····	五一二	貨色·····	五四三
編者的推薦·····	五一四	散評的或一方面的應用·····	五四六
說與眞理·····	五一六	天眞的感情·····	五四九
文藝作品與眞感情·····	五一八	方式至上主義·····	五五二
略論放暗箭·····	五一九	過分地小心的擔心·····	五五四
寫作的態度·····	五二一	名作的胡譯·····	五五七
說結穴處的翻騰·····	五二二	談宜的三週間·····	五五九
上海的文人·····	五二四	文學的態度·····	五六一
洋話·····	五二五	晚明與唐·····	五六三
婦女國貨年小論·····	五二七	人道主義憐憫與同情·····	五六五
伍光建的譯筆·····	五二九	說侮辱·····	五六六
會揭露祕密的心臟的樣張·····	五三一	猥褻行爲的產生·····	五六八

北平舞場閉禁·····	五七〇	讀通信·····	五九七
風化與職業·····	五七二	民衆的力量·····	五九九
說竭誠擁護·····	五七四	一封自謙的信·····	六〇〇
求職業·····	五七六	嚴肅感·····	六〇二
茶館·····	五七九	檢查之餘的新聞·····	六〇四
共同援助·····	五八一	弔一個被殺者·····	六〇六
正義所在·····	五八三	負責的火冒·····	六〇九
說大膽·····	五八五	藝術上之真理·····	六一一
端陽後七日·····	五八七		
發財之道·····	五八九		
說意料·····	五九一		
錢的代價·····	五九三		
獎勵告密·····	五九五		

你在這人世再逗留一些時間的力。

二，
一三。

五 電車票

正如坐火車，你買火車票一樣，坐電車，你就買電車票。那似乎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可是還在上海却並不是那樣地簡單的。

上了電車，你就預備好了買票的錢，在等着賣票的來給你買票。可是他不停頓地走過了你，彷彿他沒有留意到你的手中的錢。於是你震着你手中的錢，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你成功了，他已聽到了你的催促。可是他只對你笑一笑，點一點頭，卻並不走過來。

要是你是會意的，你就不會不再催促，而等着他自己的前來。這個等，也許是一兩個站頭，他便給你一張少打一兩個站頭的票；也許是直到你的行程的終點，他便不再給票地把你的錢全部收入了他的口袋。

那樣地少打幾個站頭票或者完全不給票的術語是揩油。

要是你不是會意的，或者不願意這樣地給揩油的，你便止不住地會叫道：

『買票。』

『請等一等，』他還是那樣地笑着要求。

『十七分，』你在把錢遞給他。

『幫幫忙，大家是中國人，』他拍拍你那在遞着錢的手，還是笑着，而票却還是沒有撕。

誰都是愛國的——這樣地幫本國人的忙，不用說，是被看做愛國的……你怎好意思獨外於
是你只有等着了。

『錢何必一定要給外國人賺？』看到了你的知趣，那別的乘客中或者會有一位這樣慨歎一句，同時還彷彿在給你一個獎勵。

大概是因為知道電車公司是外國人的，賣票的人對於外國的乘客從來就沒有延遲了他的賣票的。一看到有外國人上了車，他便恭敬地走過去，等着車資的付下；而付下了，便立即給着票面同錢相符的票子。

是的，要是你是中國人的話，賣票的人有的時候收了你的錢非但會把同票面不符的票子給

你，甚至還有什麼票子都不給你的事情的。你便擔心着怕有查票的會來，以致使你不能不同那賣票的分負着你「不」買票的責任。

要是你不願意負這樣的責任，或者代為執錢的責任，而且同時又不是一個那樣的愛國者，你便會有上了車就付車資而得到一張票面也並不低於你所付的票子的堅決。在這樣的情形下，你不同賣票的說什麼話，即使簡單如「票子」二字，只給了他錢，而等着他的票子的給你。

『請等一等，』有的時候賣票的還會那樣地笑着嘗試一句。

『不；十七分，』你簡捷地說，一邊在看着他撕票。

他便不再留難地打給了你一張十七分的票子。雖然在他的心中也許在罵你一聲「亡國奴」，在上邊所說的是公共租界的賣票的情形。在法租界，電車上的賣票的却並不措油的。可是似乎因為對於乘客無所求，法租界的賣票的對於乘客——這是說中國的乘客——常有很無禮的行爲，如稍走得慢一些，就給他大聲叫罵之類。

可是關於買月票，兩個租界的情形却是一樣的。要是去買的是外國人，無論印度人或者高麗人，只要付了他所該付的錢，他就可拿到一張月票去；換了中國人呢，他最先便被指派到一個

照相館去照一個相，而且在那相片的旁邊是有一個號頭的。要是你嘗購過一張電車的月票，你便永遠有一張有號頭的相片在電車公司中，正如要是你嘗犯過什麼案，就永遠有一張有號頭的相片在監獄中一樣。

而目月季票的形式也是兩樣的：外國人的是小巧而玲瓏，而中國人的粗笨而拙劣。

二，一四

六 城隍廟的燈市與香市

一走到福佑路，就看到滿街的燈。兔子燈爬滿了街的兩旁，而掛在那里的到處是形式不一的，在循環地轉着的美人或者八仙的走馬燈，狀元雖然已不再在產生，狀元燈却依舊是滿簷滿壁的。可是它也隨了時代變了一些樣，在貼着狀元及第的金字以外，還有貼着吉祥如意，日日進財，文明世界之類的。在紙的燈以外還有明角燈，明角燈大都是蟹蝦之類的小品，可是像麒麟送子那樣的大作也並不是絕對地沒有。

每一個燈攤的前面都站滿了人。他們在品評地選擇他們所最中意的燈。燈節已在開始，他們

不能再拖延了，因此非從這個或者那個攤講妥一兩盞燈，他們是不肯輕易走的。

福佑路是城隍廟後面的一條主要的橫街。從它折入城隍廟去的，現在已有一條比較寬大的豫園新路，不像以前那麼只把那小世界下面的狹路做要道了。

折入了豫園新路，第一件引起你的注意的會是那鳥市。那裏有各式各樣的鳥，在各抒己意地鳴着，聽來却又似乎很諧和。鸚鵡踏在它的獨木架上，向下望着，彷彿試欲對經過它的人說一句什麼話。麻雀是整籠地關着，在等着人家的買去放生。地下放着的是兔的籠，龜的籠，因為是都被關在籠中的，它們不能像伊索寓言中的兔與龜般一試它們的競走的身手，却只是伏在那裏，彷彿是在競守。

癩蝦蟆是在墨羅漢似地一只爬在一只的身上。兩眼不息地睜着，彷彿在焦慮地看究竟有沒有天鵝在它們的前面經過。

在跳着，叫着的是北京狗。也有本來是很英武的狼犬，給一條練子縛在那裏。他只是闌珊地，聽天由命地，蹲着，對於外界的一切都不聞不問似地。他也許在淒切地憶念他的主人，同時他和憎他的主人也會在淒切地憶念到他。他真恨透了那無賴，會用那樣卑鄙的手段把他偷來而給賣到